



全球化： 时代的标识

GLOBALIZATION:
THE MARK
OF NEW ERA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化研究中心／编译

—国外著名学者·政要论全球化

- ◎ 全球化：时代的标识 弗朗西斯·福山
- ◎ 全球化与美国主导的和平体制 小岛清
- ◎ 全球化新旧之辨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 ◎ 帝国主义和全球化 萨米尔·阿明
- ◎ 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 艾森·卡普斯坦
- ◎ 全球化：新世纪的现实 欧内斯特·塞迪略

全球化：时代的标识

——国外著名学者、政要论全球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编译
全球化研究中心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时代的标识——国外著名学者、政要论全球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全球化研究中心编译， - 北京：时事出
版社， 2003

ISBN 7-80009-758-7

I . 全… II . 中… III . 国际化 - 研究 - 文集 IV . 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9724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 行 热 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 者 服 务 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 子 邮 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spublish.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51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序

陆忠伟

人类历史发展的“年轮”，清晰地记载着漫漫历史长河中每一时期的特征，静静地诉说着每一历史时期及其特征的沧桑……

若说流浪 = 诗人，咖啡 = 白领，时装 = 美，长发 + 激清 + 奔放 = 摆滚乐手，那么，“全球化”则 = 当今时代。弗朗西斯·福山说，“全球化”一词之所以迅速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她能够更加准确地表现当今时代的特征。随着人类历史的脚步跨入新的千年，“全球化”亦迎来了蓬勃的青春年华。

上世纪 90 年代，当人类打破了冷战墙垣，“两个阵营”、“两个市场”间的“楚河汉界”便不复存在，全球也就“化”成了一个村落……

现代媒体和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重新定义了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和地方等概念，相对地改变了传统区域的范围：由有形的外围（地理距离、海洋屏障、崇山峻岭）与无形的网络（以语言文化为标志和由卫星着陆点、无线电波决定的“传递空间”）构成的空间成为人类的“活动场”。于是出现了“无国界经济”、“信息化经济”、“跨国政治”、“非政府组织”等一系列与冷战时代迥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象。不仅资金、商品、劳务、人口在全球范围流动，而且文化思潮、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也在世界范围内对流、碰撞，甚至在新形态的战争中，“全球化”的冲击痕也历历在目。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爆发的三场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即证明了这个观点：参与者中不乏来自各国的记者、名目繁多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师组织以及各种国际机构等等。

“全球化”成了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一句“地球人都知道”的流行语，生动地道出了

“全球化”这一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全球化”正改变着世界，影响着全球60多亿人的生活。这一历史潮流，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一个“全”字，包括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的整体，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的问题，成了历史新阶段的特征。直面全球化，任何隔离、封闭、孤立的做法都是不现实、不明智的。

“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进程，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其外；但是，“全球化”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进程，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曾停止并且不会休止。因而，直面“全球化”大势，南北双方的宣传和政策疏多同寡，人类社会在触摸到历史脉搏跳动的同时，也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困惑。

不言而喻，“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意义积极的一面，它促使各国决策层从“环球同此凉热”的高度来思考人类生存的问题，力求在全人类达成共识、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共同安全”。作为“民族国家”的政府则在此大背景之下，把握新时期国家安全的内涵与特点，考虑自身的“球籍”问题。作为消极面，全球化也有其冲击各国现行经济、

文化、安全机制，对“国民经济”、“民族文化”、“国家主权”等方面构成挑战，甚至有令人胆寒的一面。有人提出，全球化与国际恐怖之间，在本质上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不接受国家或国家体系的概念，也不愿受民族国家的束缚，是一种冲破地理疆界、突破文化外壳，活跃在跨地区空间的力量。

恐怖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复杂的关系。事实上，恐怖组织恰恰是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国际化”的。无远弗届的通讯技术、政治空间，为恐怖组织迅速募集人员、转移资金提供了条件。例如，“基地”组织如同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虽然总部设在阿富汗，但却以整个世界为活动半径，以跨国、跨地区的地理空间为作业场，选址设点、构建网络、分配资源，其实质是全球性的暴力化组织。此外，诸如“非典”等传染病在较短时间内蔓延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可说是“全球化”的后果。

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动静开合，往往出人意料。惊天动地的“9·11”、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炮声隆隆的以巴冲突等，好比成长发育中的全球化肌体突然感染了“非典型肺炎”，难免使时代的“眼球”将全球化

视为“陷阱”。

“一夜风云散，变幻了时空。”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西雅图和热那亚的示威浪潮令人切实感到了国际恐怖活动、反全球化力量、现代社会间的“零距离”。在此背景下，塔里班人、西雅图人、巴勒斯坦人这“三种人”的出现，似乎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动：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可口可乐、麦当劳、迪士尼乐园、好莱坞、MTV等美式生活。

第一种人，是为了一个政治目标而走到一起来的。在兴都库什山脉和苏来曼山脉沿线，出现了阿拉伯阿富汗人、车臣阿富汗人、新疆阿富汗人，甚至美国阿富汗人。据估计，“基地”组织至少在 60 多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其成员至少来自 20 多个国家。他们基于文化、宗教方面的相互认同而结合起来。

第二种人，活跃在西雅图、热那亚、华盛顿、达沃斯、布拉格、巴塞罗那街头，既有美国人、欧洲人、亚洲人，也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他们在民族、宗教上没有共同的认知，显然是“五湖四海”的全球化“弱势群体”走到一起来跳“街舞”。显然，不同的利益观从各个角度推动他们结合起来。

第三种人，同文同种，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坚持不懈地斗争。他们的对手以色列实际上是个民族国家，其左派支持全球化，主张融入全人类的熔炉，融入现代生活；其右翼势力则将以色列的存在与保持强有力的国家体制以及发展宗教传统联系在一起。

国际形势似万花筒中的五彩晶片，随着客观情势的跌宕流动而离散聚合、分化不定。按照中国古代战略家的说法，冷战是“分”、是“阳”、是“刚”、是“动”；冷战之结束是“合”、是“阴”、是“柔”、是“静”。刚柔相济，动静有常。冷战后的十多年，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诸多矛盾逐步激化。而“9·11”事件、反全球化，则一股脑儿将十多年来所积聚的矛盾释放出来，既带来了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也引发了“反恐战争”。两年前，日本人以“战”、“乱”、“恐”、“崩”四个汉字较为恰当地表现刚走出冷战死谷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矛盾。总之，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足以引起人们对人类社会这一年龄段的“长相”说长道短，对这一时代“年轮”特征评头论足。

全球化确实可能导致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人

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破坏民族文化的“贞洁”。但全球化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持续促进发展、更快地推动经济增长、更多地创造财富、更密切地合作处理共同面临的难题，这已是一种共识。问题在于如何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9·11’令人得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即‘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看，它证明了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但就市场开放而言，国家的权力从未这么重要过。”因为“市场开放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而开放的节奏则由每个国家自己来决定”。^①

自1979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25年春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面临如何寻找全球化与经济安全之平衡、如何把握国家主权与全球化的关系、如何协调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生等一系列问题。总之，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是不可回避的历史潮流，是一个“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峡谷战役”是马克思借用过的一个历史典故），只有乘上这趟时代列车，中国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笔者非常喜欢《西游记》里

^① 《分享“麦肯锡经验”》，《解放日报》2002年6月27日。

那句话：赶路要紧！

在全球化研究中，许多学者主张要区分全球化的不同面相，因为全球化既是一个客观事实，又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时还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为此，有学者将其区分为“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义”三个层面。^① 国内外学者在谈论此问题时，多认为全球化可从经济、技术、政治、文化、国际组织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② 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认识全球化这个概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向国内推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一直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传统。“全球化”是一门显学，敝所两年前成立了“全球化研究中心”，专门负责研究相关问题。这本书就是嘱其编译的。全书共汇集了二十几篇论文，作者均为国外知名学者、政要，如萨米尔·阿明、弗朗西斯·福山、小岛清、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弗雷德·伯格斯滕、欧内斯特·塞迪略等。这些文章以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为大背景，以

^① 韦子义、杨学工著：《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第184页

^② 同①。

序

全球性视野，从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多角度，对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时代特征、新帝国主义、文化与民主、贸易和金融、国际恐怖主义、反全球化等等，都有相当深入的分析。笔者喜欢海明威的一句话：我的目标是以最好、最简单的方式，将我的所见、所思写下。鉴于这本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作者中亦不乏大家，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权威性，很乐于向大家推荐。是为序。

2003年5月1日
于京西万寿山庄

目 录

- 序 陆忠伟 (1)
- 全球化：新时代的标识 弗朗西斯·福山等 (1)
- 多极世界的协调与对立
- 21世纪国际体系的基本潮流 富田俊基 (28)
- 全球化与美国主导的和平体制
- 形成中的新世界经济秩序 小岛清 (59)
- 全球化：新旧之辩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82)
- 人类发展的全球化 理查德·A·伊斯特林 (96)
- 全球化：知识经济的产物 莱斯特·C·瑟罗 (114)
- 如何衡量全球化 美国《外交政策》评论部 (129)

全球化的文化影响 罗伯特·霍尔顿 (137)

全球化与公平 乔恩·曼德尔 (153)

全球化的民主赤字

——如何使国际机构更负责 约瑟夫·S·奈 (167)

帝国主义和全球化 萨米尔·阿明 (174)

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 艾森·B·卡普斯坦 (193)

反全球化的再思考 约翰·麦克莱斯维特、亚德里安·伍德里奇 (228)

全球化不是一个坏词 穆雷·威登鲍姆 (239)

全球化：新世纪的现实 欧内斯特·塞迪略 (249)

新的世界地图 杰弗里·萨克斯 (258)

新世界，新安排

——通向全球化的民主之路

..... 鲍曼·卡特、琼·斯派罗、劳拉·泰森 (266)

世界贸易组织与个人权利 史蒂夫·切诺维茨 (282)

贸易幻影 达尼·罗德里克 (302)

正式美元化：经验与问题

..... 泽尔约克·波杰提克 (313)

目 录

- 国际金融改革：一项扩展的议程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350)
- 劳工的新国际主义 杰·马祖尔 (372)
- 美国经济的两线冲突 C·弗雷德·伯格斯滕 (386)
- 为何“全球化”未能挽救俄罗斯 保罗·丁·桑德斯 (399)
- 反全球化：不满三部曲
..... 杰格迪什·巴格瓦蒂 (415)
- 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战争 库尔特·坎贝尔 (424)

全球化：新时代的标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弗朗西斯·福山、乔治·索罗斯、
罗伯特·赖特 等

弗朗西斯·福山：全球化时代 与“历史的终结”

为我们的新时代起名是一大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有意思的选择都是不精确的；而精确的选择，却都已经是陈词滥调。

历史学家们常常以战争来命名从前的时代，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明显缺少大规模战争，所以不宜选择一场战争来作为参照的时点。

另外一些时代是以著名政治领导人来命名的，如“维多利亚

*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及国际商业与政策计划主任。著作有《历史的终结》、《大分裂：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重建》等。本文原载美国《外交政策》2000年夏季号。原题是《为新时代命名》（Naming a New Era）。

时代”等。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明显地缺乏像罗斯福、斯大林或丘吉尔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将来的学生也不大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托尼·布莱尔、莱昂内尔·若斯潘或宫泽喜一这样的名字。政治与政治家作为社会变革源泉的重要性降低了。人们的共识是，对希望步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惟一可行的模式，政治和社会的构建并非是通向社会公正和经济繁荣的适当途径。

如果政治家不行，那么其他名人如何呢？在我们名人短缺的文化中，麦当娜、迈克尔·乔丹和比尔·盖茨，都惊人地举世闻名。但是，他们的地位与一个时代的真正代表并不是一回事。这些名人看起来都与符合这一要求相距甚远。

我们可以以美国来命名这个时代——“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或“美国霸权时代”（Age of American Hegemony）。因为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时期：不论是在军事威力、经济实力，还是在文化方面，这个头号大国和二流或三流国家之间的国力都相差甚远。但“霸权”是一个太强烈的字眼。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美国似乎并不是在很情愿地主宰这个世界。美国虽然把自己的力量用在像索马里、海地和科索沃这样比较不起眼的冲突中，但却回避对世界秩序进行重大的结构性调整。自柏林墙被拆除以来，美国的力量一直较多地被用来惹恼其他国家，而不是依照美国的形象来重塑他们。再说，20世纪本应称作“美国世纪”。我们现在已经置身于21世纪之中，它是“第二个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 II）吗？这样取名难免有重复之弊。

在放弃了将战争、个人或国家作为我们时代特征的来源后，我们发现了较有希望的领域：经济学与科技。从许多意义上讲，同任何政治字眼相比，“全球化时代”（Age of Globalization）都是一个远远准确得多的标识。当今的世界政治围绕着全球经济展开。划分国际关系的主要界线并不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而是在